

禪宗正脉卷第六

南嶽

臨濟宗

嗣黃  
壁運

問法  
三度  
被打

臨濟義玄禪師。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為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參問。不知問個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



一株  
大樹  
覆廡  
天下  
人

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云。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為一株大樹。覆廡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檗。檗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叅大愚。必為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困。更來這裡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

多子。愚搗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個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回黃檗。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祇為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叅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這風顛漢。來這裡將虎鬚。師便喝。檗喚侍者曰。引這風



園鉏茶

顛漢叅堂去。為山舉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

解把虎尾。**頌**師普請鉏地次。見黃檗來。拄鐮而立。檠

曰。這漢困那。師曰。鐮也未舉。困個甚麼。檠便打

師接住棒。一送送倒。檠呼維那扶我起來。維那

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檠纔起。便

打維那。師鐮地曰。諸方火葬。我這裡活埋。為山問仰

山。黃檗打維那。意作麼生。仰云。正賊走却。邏賊人喫棒。○師一日在僧堂

裏睡。檠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首見

是檠。却又睡。檠又打板頭一下。却往上間。見首

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却坐禪。汝在這裏妄想

作麼。座曰。這老漢作甚麼。檠又打板頭一下。便

出去。為山舉問仰山。祇如黃檗意作麼生。仰云。兩彩一賽。**頌**師栽松次。檠

栽松

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師曰。一與山門作

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鐮頭墜地。三下

檠曰。雖然如是。子也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墜

地。三下。噓。一噓。檠曰。吾宗到汝。大興于此。為山舉問

仰山。黃檗當時祇囑臨濟一人。更有人在。仰云。有。祇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為云。雖然如

是。吾亦要知。汝但舉看。仰云。一○黃檗因入厨

下。問飯頭作甚麼。頭曰。揀眾僧飯米。檠曰。一頓

喫多少。頭曰。二石五。檠曰。莫太多麼。頭曰。猶恐



辭黃檗

少在。檗便打頭。舉似師。師曰：我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檗舉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檗曰：汝但舉。師曰：莫太多麼。檗曰：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甚麼來日。即今便喫。隨後打一掌。檗曰：這風顛漢。又來這裡。將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灑山舉問仰山。此二尊宿。意作麼生。灑山云：和尚作麼生。灑山云：養子方知。父慈。仰山云：不然。灑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大似勾賊破家。 ○師辭黃檗。檗曰：甚處去。師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檗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來。檗曰：不然。子但

仰山懸記 普化

四料 棟

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師為黃檗。馳書至灑山。與仰山語次。仰曰：老兄向後北去。有個住處。師曰：豈有與麼事。仰曰：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汝。此人祇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懸記 普化 ○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禡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至晚。小叅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人不奪人。有時人



三句

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問答語具○僧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作道人。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個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為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為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未點窄。未容

四喝

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謂僧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示眾。叅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機權喜怒。或



辨魔  
揀異

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  
喝。先拈出一個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  
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  
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  
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  
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個  
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  
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  
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  
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  
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  
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師問洛浦。從上來  
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個親。曰。總不親。師曰。  
親處作麼生。浦便喝。師乃打。○上堂。有一人論  
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  
那個合受人天供養。○頌。師問院主。甚處去來。曰。  
州中糶黃米來。師曰。糶得盡麼。主曰。糶得盡。師  
以拄杖畫一畫。曰。還糶得這個麼。主便喝。師便  
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  
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上堂。一人在



園鉏茶

顛漢參堂去。馮山舉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

鮮把虎尾。**頌**師普請鉏地。次見黃檗來。拄鐮而立。檗

曰。這漢困那。師曰。鐮也未舉。困個甚麼。檗便打

師。接住棒。一送送倒。檗呼維那。扶我起來。維那

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檗纔起。便

打維那。師鐮地曰。諸方火葬。我這裡活埋。馮山問仰

山。黃檗打維那。意作麼生。仰云。正賊走却。邏賊人喫棒。○師一日在僧堂

裏睡。檗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首見

是檗。却又睡。檗又打板頭一下。却往上面見首

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却坐禪。汝在這裏妄想

作麼。座曰。這老漢作甚麼。檗又打板頭一下。便

出去。馮山舉問仰山。祇如黃檗意作麼生。仰云。兩彩一賽。**頌**師栽松次。檗

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師曰。一與山門作

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鐮頭。壑地三下。

檗曰。雖然如是。子也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壑

地三下。噓。一噓。檗曰。吾宗到汝。大興于此。馮山舉問

仰山。黃檗當時祇囑臨濟一人。更有人在。仰云。有。祇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馮云。雖然如

是。吾亦要知。汝但舉看。仰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黃檗因入厨

下。問飯頭作甚麼。頭曰。揀眾僧飯米。檗曰。一頓

喫多少。頭曰。二石五。檗曰。莫太多麼。頭曰。猶恐

栽松

睡堂裡

單宗正承六

高齊

存



辭黃檗

少在。檗便打頭舉似師。師曰。我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檗舉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檗曰。汝但舉。師曰。莫太多麼。檗曰。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甚麼來日。即今便喫。隨後打一掌。檗曰。這風顛漢。又來這裡將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為山舉問仰山。此二尊宿。意作麼生。仰山云。和尚作麼生。為山云。養子方知父慈。仰山云。不然。為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大似勾賊破家。○師辭黃檗。檗曰。甚處去。師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檗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來。檗曰。不然。子但

仰山懸記普化

四料棟

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師為黃檗馳書至馮山。與仰山語次。仰曰。老兄向後北去。有個住處。師曰。豈有與麼事。仰曰。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汝。此人祇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懸記普化○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禡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至晚小叅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



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問答語具○僧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作道人。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個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為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為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

三句

四喝

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謂僧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示衆。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機權喜怒。或



辨魔  
揀異

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  
喝。先拈出一個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  
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  
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  
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  
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個  
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  
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  
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  
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

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  
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師問洛浦。從上來  
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個親。曰。總不親。師曰。  
親處作麼生。浦便喝。師乃打。○頌。上堂。有一人論  
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  
那個合受人天供養。○頌。師問院主。甚處去來。曰。  
州中糶黃米來。師曰。糶得盡麼。主曰。糶得盡。師  
以拄杖畫一畫。曰。還糶得這個麼。主便喝。師便  
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  
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上堂。一人在



老宿  
叅

孤峰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個在前。那個在後。不作維摩詰。不作傅大士。珍重。○有一老宿叅。便問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師便喝。宿便拜。師曰。好個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過也。無。座曰。有。師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師曰。過在甚麼處。座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南泉聞云。官馬相踏。頌。師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太無厭生。師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閉却門。頌。師陞

應機

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頌。趙州遊方。到院。在後架洗脚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恰遇山僧洗脚。師近前作聽勢。州曰。會即便會。啗啄作甚麼。師便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為人下註脚。○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叅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摠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

四照  
用



行脚  
到龍  
光三  
峰

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師行脚時。到龍光。值上堂。師出問。不展鋒銜。如何得勝。光據坐。師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曰。嗟。師以手指曰。這老漢。今日敗闕也。○次到三峰。平和尚處。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平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金風

吹玉管。那個是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平曰。子這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平曰。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曰。龍光。平曰。龍光近日如何。師便出去。○麻谷問。十二面觀音。那個是正面。師下禪牀。擒住曰。十二面觀音。甚處去也。速道速道。谷轉身擬坐。師便打。谷接住棒。相捉歸方丈。○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亦豎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大衆。夫為法者。不避



同普  
化赴  
齋

王常  
侍到  
僧堂

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高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為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度與拄杖。僧擬接。師便打。頌同普他赴施主齋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弥。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化趯倒飯牀。師曰。太麤生。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次日又同赴齋。師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牀。師曰。得即得太麤生。化喝曰。瞎漢。佛法說甚麼麤細。師乃吐舌。頌師與王常侍到僧堂。王問這一堂僧還看經。

示滅

麼。師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師曰。不習禪。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個甚麼。師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曰。我將謂你是個俗漢。頌師上堂。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眾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頌咸通八年丁亥。師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眾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



嗣臨  
濟玄

眼。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它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哉！向這瞎驢邊滅却。

興化存獎禪師。頌在三聖會裏為首座。常曰：我

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着一個會佛

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個甚麼眼。便恁麼

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

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為

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

遭拄杖頭，不曾撥着一個會佛法底。你憑個甚

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

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

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某

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折

倒了也。願與某甲個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

這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

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

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為三聖師兄。三聖與我

太孤本，為大覺師兄。大覺與我太賒，不如供養

臨濟先師。頌僧問：四本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

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遇

開堂  
拈香



胡亂唱

興化打克賓

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裡躲避得過。頌問僧甚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不從崔禪處來。僧便喝。師便打。頌示眾。我聞前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裡。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汝諸人去在。胡喝亂喝作麼。頌雲。居住三峰時。師問。權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居無對。師云。想和尚。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二十年後。居云。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個何必。後遣化主到師處。師問。和尚住三峰庵時。老僧問伊話。對不得。如今道得也。未。主舉前話。師云。雲居二十年。祇道得個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道個不必。頌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揔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次日。師自。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頌師見同參來。送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



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生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它適來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裡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僧禮拜。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取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玄覺徵云。且道興化肯莊宗。不肯莊宗。若在甚麼處。

後唐

寶壽沼禪師

寶壽沼禪師第一。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

曰。莫管它。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即打折

汝腰。師在方丈坐。因僧問訊次。師曰。百千諸

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祇如古人道。大千沙界

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來。師曰。千聖現

在。曰。阿誰證明。師便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

師便打。僧曰。若不义參。焉知端的。師曰。三十年

後。此話大行。師在禪林背面而坐。州

展坐具禮拜。師起入衣丈。州牧坐具而出。師

問僧甚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



曰。作甚麼伎倆。曰。見甚麼一個伎倆也。作不得。  
師便打。頌。胡釘鉸。衆師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  
不敢。師曰。還釘得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  
打。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  
師。與你點破在。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目  
甚麼被他打。胡曰。不知過在甚麼處。州曰。祇這  
一縫。尚不奈何。於此有省。趙州曰。且釘這一  
縫。

三聖慧然禪師

評頌

至仰山。山問汝名甚麼。師

曰。慧寂。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山大  
笑而已。○仰山因見官人相訪。山問官人居何位。

曰。推官。山豎起拂子曰。還推得這個麼。官人無  
對。山令衆下語。皆不契。時師不安。在涅槃堂內  
將息。山令侍者去請下語。師曰。但道和尚今日  
有事。山又令侍者問。未審有甚麼事。師曰。再犯  
不容。頌。師到德山。終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這  
裏無殘羹餛飯。師曰。聽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  
接住棒。推向禪牀上。太笑。師哭蒼天。便下叅  
堂。堂中首座號踢天。秦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  
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再問。



嗣臨濟玄

師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杵多少。賢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須住後上堂。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復下與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蠅。化與

云。破驢脊上足蒼蠅。○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唱。師亦唱。僧

又唱。師又唱。僧曰。行棒即瞎。便唱。師拈棒。僧乃

轉身作受棒勢。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棒。

僧曰。這賊便出去。師遂拋下棒。次有僧問。適來

爭容得這僧。師曰。是伊見先師來。

魏府大覺和尚。參臨濟。濟纔見。豎起拂子。師展

坐具。濟擲下拂子。師收坐具。參堂去。時僧眾曰。

此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濟聞諒。

令侍者喚適來新到上來。師隨侍者到方丈。濟

曰。大眾道汝來。不長老。又不禮拜。又不喫棒。莫

是老僧親故。師乃珍重下去。○師住後。僧問如

何是本來身。師曰。頭枕衡山。脚踏北嶽。○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良馬不窺鞭。側耳知人意。

○問如何是大覺。師曰。惡曰。乖極。師便打。

灌溪志閑禪師。○幼從柏巖。後見臨濟。濟慕胸

搗住。師曰。領領濟。拓開曰。且放汝一頓。○師離

嗣臨濟玄



臨濟。至末山。語見○住後上堂。我在臨濟。爺爺

處得半杓。末山孃孃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

如今飽不飢。**頌**僧問。父嚮嚮。谿到來。祇見漚麻

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灌谿。曰。如何是

灌谿。師曰。劈箭急。○上堂。才方無僻落。四畔亦

無門。露裸裸。赤灑灑。無可把。便下座。○僧問。如

何是一色。師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師曰。有閣

黎承當分也無

**嗣**  
**濟**

紙衣和尚。即克符也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

濟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師曰。

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

軍塞外絕烟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濟曰。并

分絕信。獨處一方。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

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師於言下領旨。有頌曰。

其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諸訛。擬欲求玄旨。思量

及貴麼。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覲面無差互。

還應滯網羅。其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問禪

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光澹。山搖翠色新。

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其人境兩俱奪。從來

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把吹毛劍

四料  
揀并  
須



四賓主

還如值木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其人境  
俱不奪。思量意不偏。主賓言少異。問答理俱全。  
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能明妙用。淪溺在  
無緣。○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倚門傍戶猶  
如醉。出言吐語不慚惶。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  
自念弥陀雙拄杖。目瞽瞳人不出頭。曰如何是  
主中賓。師曰高提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帶  
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鎊鉞全正令。太  
平寰宇斬痴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為甚麼却斬  
痴頑。師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  
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  
打。僧出曰崔禪。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  
惟尊重。

濟玄

臨濟

幽州譚空和尚。鎮州牧有姑為尼。行脚回欲開  
堂。為人牧令師勘過。師問曰見說汝欲開堂為  
人。是否。尼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汝作麼生  
為人。尼曰龍女八歲。南方消垢世界。成等正覺  
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  
曰設使變得也。祇是個野狐精。師便打。牧聞舉。



嗣臨  
濟玄

乃曰。和尚棒折那。○僧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那個最親。師曰。已前在衆裏。老僧也曾商量來。僧便喝。師曰。却是汝會。僧錯。師便打。

嗣臨  
濟玄

襄州歷村和尚。僧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筴敲柴曰。汝還聞麼。曰聞。師曰。誰不舉起茶匙。僧曰。莫祇這便當否。師擲向火中。

嗣臨  
濟玄

米倉禪師。○頌問僧近離甚處。曰冀州太湖。師曰。闍黎來時。太湖向你道甚麼。曰知道米倉路峻。師曰。到這裡又作麼生。曰不異發足時道路。師曰。闍黎已孤太湖去在。曰某甲亦不肯。和尚恁麼道。師曰。來時路峻。如今路平。曰不妨和尚此路。師曰。漆桶裏漢。有甚麼限。

齊聳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老僧並不知。曰和尚是大善知識。為甚麼不知。師曰。老僧不曾接下機。

嗣臨  
濟玄

雲山和尚。○頌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將得西京主人書來否。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餽飯誰喫。師曰。獨有闍黎不甘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這病僧。



嗣臨  
濟玄

着僧便出去。○師見僧來便作起勢。僧便出去。師曰。得甚麼靈利。僧便喝曰。作這個眼目。承嗣臨濟也太屈哉。師曰。且望闍黎善傳。僧回首。師喝曰。作這個眼目。錯判諸友名言。隨後便打。虎谿庵主。○頌。僧問庵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祇見冬凋夏長。年代摠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鬻。師曰。鬧市裏虎。

嗣臨  
濟玄

桐峰庵主。○評頌。僧問和尚。這裡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有老人入山。參師曰。住在甚處。老人不語。師曰。善能對機。老人地上拈一枝草示師。師便喝。老人禮拜。師便歸庵。老人曰。與麼疑殺一切人在。

嗣臨  
濟玄

杉洋庵主。有僧到參。師問阿誰。曰。杉洋庵主。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喫。在。師便打。

嗣臨  
濟玄

定上座。○評頌。初參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牀擒住。師擬議。濟與一掌。師佇思。傍僧曰。定上座何不禮拜。師方作禮。忽然大悟。○頌。古見。



無位  
真人

白拈  
賊

嗣興  
化獎

○後南遊路逢巖頭雪峰欽山三人。巖頭問上座甚處來。師曰臨濟來。巖曰和尚萬福。師曰和尚已順世也。巖曰某甲三人特去禮拜。薄福不遇。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

師遂舉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牀搗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巖頭不覺吐舌。雪峰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按頌古見

臨濟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師便擒住曰。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直得面黃面青。語之不得。巖頭雪峰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個老漢。枉殺這尿牀鬼子。

南院慧顛禪師。亦曰寶應上堂。赤肉團上。譬立千

仞。僧問。赤肉團上。譬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曰。這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頌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叅禮拜了。曰。無可人事。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獻



啐啄  
之機

燈影  
裡行

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為甚却收得江西剃刀  
明把師手搯一搯師曰侍者收取明以衣袖拂  
一拂便行師曰阿刺刺阿刺刺頌上堂諸方祇  
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  
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  
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  
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  
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  
遂奔回省覲師已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  
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  
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  
影裡行相似穴曰汝會也頌僧問古殿重興時  
如何師曰明堂瓦插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  
師曰斬草蛇頭落頌問僧名甚麼曰普參師曰  
忽遇屎橛作麼生僧便不審師便打○問僧近  
離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和  
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唱師曰向汝道  
不在又唱作甚麼僧又唱師便打僧禮拜師曰  
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  
參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是甚麼



物恁麼來。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適來禮拜底曰。錯。師曰。禮拜底錯個甚麼。曰。再犯不容。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瞎。漢叅堂去。○僧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曰。你還知喫拂子底麼。曰。不會。師曰。正令却是你行。又打一拂子。○頌。問寒暑到來時如何。一作日月迭遷寒暑謝師曰。紫羅抹額。綉腰裙。曰。上上之機。今已曉。向下之機。事若何。師曰。炭庫裏藏身。**增收**

化獎

行脚到襄州

守廓侍者。頌。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師曰。勅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浴出。師過茶與山。山於背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師行脚到襄州華嚴和尚會下。一日嚴上堂曰。大眾。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烏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師出禮拜起。便唱。嚴亦唱。師又唱。嚴亦唱。師禮拜起。曰。大眾看這老漢一場敗闕。又唱。一唱。拍手歸衆。嚴下座歸方



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  
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衆打一  
頓趁出穴曰趁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  
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方息怒穴下來舉似  
師曰你著甚來由勸這老漢我未問前早要棒  
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話也穴曰雖然  
如是已遍天下也

嗣寶壽詔

西院思明禪師頌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荆棘  
叢林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獾兒貉子評頌從  
漪上座到法席旬日常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覓

兩錯

個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  
次師召從漪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两步師又  
曰錯漪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  
老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  
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  
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  
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  
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  
方去時早知錯了也

嗣寶壽詔

寶壽和尚世二頌在先寶壽為供養主壽問父母



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  
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衆打一  
頓趁出穴曰趁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  
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方息怒穴下來舉似  
師曰你著甚來由勸這老漢我未問前早要棒  
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話也穴曰雖然  
如是已遍天下也

嗣寶  
壽詔

西院思明禪師頌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荆棘  
叢林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獾兒貉子評頌從  
漪上座到法席旬日常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覓

兩錯

個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  
次師召從漪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两步師又  
曰錯漪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  
老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  
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  
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  
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  
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  
方去時早知錯了也

嗣寶  
壽詔

寶壽和尚世二頌在先寶壽為供養主壽問父母



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昨日蒙和尚設問。某甲不契。往南方參知識去。壽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間禁冬。不禁夏。汝且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鬪鬪之中。浩浩紅塵。常說正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揮一拳曰：你得恁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見寶壽。未及出語。壽便曰：汝會也。不用說。師便禮拜。壽臨遷化時。囑三聖請師開堂。師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與麼為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法眼云：甚麼處是瞎却人眼處。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嗣三  
聖然

大悲和尚僧問：除上去下。請師便道。師曰：問口即錯。曰：真是學人師也。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

嗣三  
聖然

水陸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即錯。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沒用處。漢

嗣魏  
府覺

澄心旻德禪師。頌在興化。遇示眾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師又喝。化亦喝。師禮拜歸眾。化



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旻德會喝。不作一喝用。

嗣灌 谿閑

魯祖山教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今日不答話。曰。大好不答話。師便打。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問如何是孤峰獨宿底人。師曰。半夜日頭明。日午打三更。○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太鈍生。曰。不是鈍生。直下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門在暗中。

嗣符

嗣紙 衣符

鎮州談空和尚。僧問格外之談。請師舉唱。師曰。隘路不通風。曰。莫抵這便是也。無。師乃噓噓。際上座。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龍騰滄海。魚躍深潭。曰。畢竟如何。師曰。夜聞祭鬼鼓。朝聽上灘歌。

嗣南 院顯

風穴延洽禪師。叅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辨主。師曰。端的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

卷之六

高僧

古



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便下叅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四衆請主風穴。又八年。李史君與合城士庶。再請開堂演法矣。

棒下無生忍

滯殼迷封

李史君衙內度夏

○上堂。夫叅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總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從前依它作解。明昧兩岐。與你一時掃却。直教個個如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即瞎。却渠眼。時有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即便戳瞎。曰。戳瞎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師在郢州。謁前請主李史君。留於衙內度夏。普設大會。請師上堂。纔陞座。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秬如不去不住。

評頌



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驥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頌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曰。未曉玄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頌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一色難分

問一色難分。請師顯示。師曰。滿爐添炭猶嫌冷。路上行人祇守寒。○頌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問取皇城使。○頌問摘葉尋枝。即不問。直截根源事若何。師曰。赴供凌晨去。開塘帶雨歸。○頌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時如何。師曰。披莎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評頌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恬。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

立一塵



嗣南院顯

嗣西院明

嗣風穴沼

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  
 一拍曰。這裏是。○上堂。若是上上之流。各有證  
 據。略赴個程限。中下之機。各須英俊。當處出生。  
 隨處滅盡。如爆龜紋。爆即成兆。不爆成鈍。欲爆  
 不爆。直下便捏。○頌。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  
 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四賓。○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  
 是主中賓。師曰。回鑾兩曜新。曰。如何是賓中賓。  
 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礮  
 三尺劍。待斬不平人。○問如何是鑿頭邊意。師  
 曰。山前一片青。○頌。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  
 竹筋鞭。

穎橋安禪師

號鉄胡

頌。師與鍾司徒向火次。鍾忽

問。三界焚燒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  
擬議。師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

何。院便打。師良久。院曰。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

於言下大悟。

首山省念禪師。常密誦法華經。眾目為念法華。



此經 耽著

體究 言句

草賊 大敗

也。晚於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耶。穴曰。聰敏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個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個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祇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真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鶻鳩樹上鳴。穴曰。汝作許多痴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真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師受風穴印可之後。泯跡韜光。人莫知其所以。因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風穴令師往傳語。終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即是。不展即是。兆曰。自家看取。師便喝。兆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恁麼造次。師曰。草賊大敗。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一任。不



從此經出

得忘却。師乃先回。舉似風穴。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師曰。好手不張名。兆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賊捉敗。師於是名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開法首山為第一世也。頌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頌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頌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

受持。師曰。切不得汙染。

此則頌古。見聯珠第一卷金剛經章。

頌問

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鎮州蘿蔔重三斤。○問。如

何是玄中的。師曰。有言須道却。曰。此意如何。師

曰。無言鬼也。嗔。○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

狗吠。乃曰。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會麼。

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汝若將問來問。老僧在汝

脚底。汝若擬議。即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師便

打僧。便問。挂錫幽巖。時如何。師曰。錯。僧曰。錯。師

又打。頌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

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四句



賓主話

嗣風  
穴沼

嗣首  
山念

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  
**頌**示衆曰。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尋常向汝道。  
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  
若有二賓二主。兩個即成瞎漢。所以我若立。你  
須坐。我若坐。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你立。  
雖然如是。急著眼始得。**增收**

廣慧真禪師。嘗在風穴作園頭。穴問曰。會昌沙  
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常在闌闌中。  
要且無人識。穴曰。汝徹也。師禮拜。

汾州善昭禪師。歷叅知識七十一。負後到首山。

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  
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  
大悟。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摭始  
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  
我放身命處。後游衡湘。及襄沔間。每為郡守。以  
名利力致。前後八請。堅卧不答。洎首山歿。西河  
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聽排闥  
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識  
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  
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



西河  
師子

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住。後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咬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為師。不見得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麼。快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那個是龍門客。一齊點下。舉起拄杖曰。速退速退。珍重。○上堂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阿那個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

古人  
用處  
心

行脚。聞一個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卧不安。火急決擇。莫將為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為遊山翫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為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為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跡。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即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脚僧。曰。如何是辨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曰。如何是正令行底。

四轉  
語



三句

辨三  
玄三  
要頌

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乾坤底  
 句。師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貪亦無嗔。乃  
 曰。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終見你出來。驗得  
 了也。○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嘉州打大  
 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陝府灌鐵牛。曰。  
 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  
 人會得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  
 薦取。不是等閑。與大眾頌出。三玄三要事難分。  
 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月  
 菊花新。○上堂。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

四照  
用

四賓  
主

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  
 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  
 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須是個人。始得。照用  
 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  
 湊泊。○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庵前問  
 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  
 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拔劍攬龍門。曰。  
 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  
 吒撲帝鐘。○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更  
 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楔。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



十智  
同真

師便打僧禮拜。師曰。為汝一時頌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紋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辨賢哲。問荅利生心。拔却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賓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個消息。要知遠近。莫祇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玆重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頌。上堂謂眾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縑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叅。四同真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個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真志。孰能總同叅。那個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恡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叅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現在不可



久立珍重

嗣首  
岩

葉縣歸省禪師頌遊方參首山。山一日舉竹篋問曰。喚作竹篋即觸。不喚作竹篋即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上堂。宗師血脉。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方此土。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衆道看。若道不得。即孤

殺活

意句

負平生珍重。○上堂。良久曰。夫行脚禪流。直須著村參學。須具參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時句到。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僧請益柏樹子話。師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師曰。汝還聞簷頭水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唧。師曰。你見個甚

請益  
柏樹  
子



嗣首  
山念。

麼道理。僧便以頌對曰。簷頭水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師乃忻然。頌問如何。是學人密用心處。師曰。鬧市鞦韆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溥請衆人看。

**增收**

神鼎洪諍禪師。自遊方一衲。以度寒暑。嘗與數耆舊。至襄沔間。一僧舉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縱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

貪嗔  
痴

以筋筴菜置口中。含胡而語曰。何謂相入耶。坐者駭然。僧不能答。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叅須實叅。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上堂。舉洞山曰。貪嗔痴。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槌。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道。神鼎則不然。貪嗔痴。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擬何為。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佛亦是塵。



嗣首  
山念

谷隱蘊聰禪師。門即石。初參百丈。恒和尚。因結夏。百丈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相。隨緣即道。場師便出問。如何是正覺無名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何是隨緣。即道場。丈曰。今日結夏。頌次參首山。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覓。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到大陽。玄和尚問。近離甚處。師曰。襄州。陽曰。作麼生。是不隔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茶。師便參衆去。侍者問。適來

住持  
不易

新到。祇對住持不易。和尚為甚麼教坐喫茶。陽曰。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上茴香。你去問它。有語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祇對和尚道。住持不易。意旨如何。師曰。真鍮不博金。○頌僧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高聲叫。晚後精靈轉更多。○問承古有言。祇者如今誰動口。意旨如何。師曰。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示衆。第一句道得。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挨拶將來。第三句道得。自救不了。○上堂。春景溫和。

石門  
三句



嗣首  
山念

春雨普潤萬物生芽甚麼處不沾恩且道承恩  
力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春雨一滴滑如油  
廣慧元璉禪師頌到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  
漢上山豎起拳曰漢上還有這個麼師曰這個  
是甚麼椀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  
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  
家家門前火把子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  
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  
來看師曰祇是地上水碓砂也山曰汝會也師  
便禮拜○上堂臨濟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

嗣首  
山念

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祇是個瞎漢  
若道無亦是個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  
這裡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三十  
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麼生出得山僧圈襪去良  
久曰苦哉蝦蟆蚯蚓躑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  
弥山百雜碎拈拄杖曰一隊無孔錢槌速退速  
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竹竿頭上曜  
紅旗

三交智嵩禪師即唐頌參首山問如何是佛法  
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有



三玄偈

省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其須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沒狐種。其我有真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毘盧印。其真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為體。體上無為真到家。山聞乃請喫茶。問。這三頌是汝作來耶。師曰。是。山曰。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師曰。和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篋頭上打曰。這漢向後亂作去在。○上堂。文殊仗劍五臺橫行。唐明一路。把斷妖訛。三世諸佛未出教乘。繹底遊魚。龍門難渡。垂釣四海。祇釣獰龍。格外玄談。為求知識。若也舉揚宗旨。須弥直須粉碎。若也說佛說祖。海水便須枯竭。寶劍揮時。毫光萬里。放汝一路。通方說話。把斷咽喉。諸人甚處出氣。

嗣首山念

仁王處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便喝。師禮拜。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沒世界。那山拋下拄杖曰。明眼人難謾。師曰。草賊大敗。

嗣首山念

丞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言外之旨。自爾履踐深明大法。臨終書偈曰。盡堂燈已滅。彈指向誰。



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雲。

會元十一卷終

嗣汾陽昭

石霜楚圓慈明禪師。聞汾陽道望。遂往謁焉。陽顧而默契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

道出常情

見楊大年

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真個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畫一畫。年吐舌曰。真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年又問。如何是上座為人一句。師曰。切。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這裡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

為人一句



李遵  
勗問  
話  
鼎  
謁  
神

過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  
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山曰  
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祇如此語意旨如何  
師曰水上挂燈毬年曰與恁則孤負古人去也  
師曰內翰疑則別參年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師  
曰一任躑跳年乃大笑館于齋中日夕質疑智  
證頌李附馬問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師  
曰甚麼處得者消息公便喝師曰野于鳴公又  
喝師曰恰是公大笑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  
出高原○師謁神鼎鼎首山高第望尊一時衲

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  
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  
法姪一眾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  
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  
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  
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  
視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  
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  
可嘆曰汾州乃有此兒耶師自是名重叢林○  
後住道吾上堂先寶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



慈明  
三句

佛為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甚麼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即出來對眾出氣看。如無道吾為汝出氣去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座。○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洲喫粥喫飯。

示眾

若也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飯。○示眾。以拄杖擊禪牀一下云。大眾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悞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孤負先聖。萬法本閑。惟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祇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

福嚴  
境界

興化  
家風

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盤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祇見興化。



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目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頌**僧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頌**師室中插劔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劔邊。每見入室。即曰。看看。有至劔邊擬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也。便喝出。**頌**師冬日榜僧堂。作此字。三二二。三几。羽。拙。其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

嗣汾  
陽昭

笑之。**頌**師問顯英上座。近離甚處。曰。金鑿。師曰。夏在甚處。曰。金鑿。師曰。去夏在甚處。曰。金鑿。師曰。前夏在甚處。曰。金鑿。師曰。先前夏在甚處。曰。何不領話。師曰。我也不能勘得你。教庫下奴子勘你。且點一盞茶與你濕背。**增收**  
瑯琊慧覺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烏背魚腮。○上堂。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欲識於此明得。過在十方佛。於此未明。聲聞起舞。獨



見  
覺知

覺臨粧。珍重○上堂。見聞覺知。俱為生死之因。見聞覺知。正是解脫之本。譬如師子返擲。南北東西。且無定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迦老子。叫○上堂。山僧今日。為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去泥裏打坐。珍重○上堂。剪除狂寇。掃蕩撓槍。猶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乂曰。透網金鱗。猶滯水。回頭石馬。出紗籠○上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若人下得通方句。我當刎頸而謝之○上堂。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

通方  
句

五般  
病

黃昏不擊鼓。日午打三更。諸禪德。既是日午。為甚却打三更。良乂曰。昨見垂楊綠。今逢落葉黃。○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為。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個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裸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上堂。拈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



嗣汾陽昭

壁立萬仞險。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瑯邪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大愚守芝禪師上堂。大愚相接大雄孫。五湖雲水。競頭奔競頭奔。有何門擊箭。寧知枯木存。枯木存。一年還曾兩度春。兩度春。帳裏真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也是慕西秦。○上堂。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拈起也。帝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麼。自云蝦蟆。○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云。狸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何謂如此。兩段不

嗣汾陽昭

同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鋸解秤錘。

法華全舉禪師。到大愚芝和尚處。愚問古人見

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曰。那個且從這

個作麼生。師曰。大街拾得金。四隣爭得知。曰。上

座還知麼。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

獻詩。曰。作家詩客。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

沙道諦當甚。師曰。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

師曰。海枯終見底。大死不知心。曰。却是師曰。樓

閣凌雲勢。峰巒疊翠層。頌到瑯邪覺和尚處。邪

問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



法華  
四料  
揀

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  
生道師以坐具撼一撼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  
拂袖而出瑯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  
瑯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旦  
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師  
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瑯曰某時到師曰  
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  
播寰宇瑯遂作禮曰某甲罪過○僧問如何是  
奪人不奪境師曰白菊乍開重日暖百年公子  
不逢春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大地絕消

息翛然獨任真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草  
荒人變色凡聖兩齊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  
師曰清風與明月野老笑相親○上堂鐘鳴鼓  
響鵲噪鴉鳴為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  
人還信得及麼觀音菩薩向諸人面前作大神  
通若信不及却往它方救苦利生去也○上堂  
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直饒論其  
頓返其常也是抑而為之

嗣汾  
陽昭

芭蕉谷泉禪師○頌省同叅慈明禪師明問白雲  
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



嗣汾陽昭

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搥師接住。推明置禪牀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慈明遷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住徒我自眠。

天聖皓泰禪師到瑯琊。瑯琊問埋兵掉關。未是作家。足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邪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邪打師一坐具。師亦打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尚饗。邪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過後張弓。邪曰。且坐喫茶。○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黑漆聖僧。

嗣葉縣省

浮山法遠禪師號遠公。○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歐陽文忠公聞師竒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師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因碁說法。師即令槌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

歐陽脩請因碁說法

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



摩醯  
三日

局破後徒勞綽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徃徃失粘。心麓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僊。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加嘆。從容謂同僚曰。脩初疑禪語為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一隻水泄不通。緇素難辨。一隻大地全開。十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本分衲

浮山  
九帶

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狸奴白牯知有個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師暮年休於會聖巖。叙佛祖奧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法歲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為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對眾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



嗣葉  
縣省

眼若也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為已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眾無語。師叱之而去。寶應昭禪師。上堂。十二時中。許你一時絕學。即是學佛法。不見阿難。多聞第一。却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方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心。轉沒交涉。五蘊殼中。透漏不過。順情生喜。違情生怒。蓋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脫。流浪生死。六根為患。眾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搆取好。喝一喝曰。參。

嗣葉  
縣省

嗣谷  
隱叟

父母  
未生時

大乘慧果禪師。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撥塵即乖。見佛即錯。曰。總不如是時如何。師曰。錯。金山曇穎達觀禪師。首謁大陽玄禪師。遂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谷隱。舉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即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整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貓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耶。師曰。然。隱曰。



執事  
契理

智識  
難到

雲門問僧。人般柴。柴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効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為藥語。為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為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為病。實未喻旨。隱曰。妙至是。亦祇明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知見。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是受用。隱曰。語不

離窠臼。安能出蓋纏。師嘆曰。終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示眾曰。終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麼。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瞞。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你諸人。髑髏。踉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一下。○上堂。大眾集定。有僧終出禮拜。師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僧便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裡已無回自信。路邊空有望鄉牌。

遠觀  
穎四



料揀

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見底。青山直得輾為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囀千林花滿地。客游三月草侵天。

嗣谷  
隱聰

仁壽玠禪師。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日上無雲。麗天普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無智人前。不得錯舉。叅。

嗣谷  
隱聰

永慶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寒不舉頭。師

嗣谷  
隱聰

入室次。隱曰。適來因緣。汝作麼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

附馬都尉李遵勗居士。謁谷隱。問出家事。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鍊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嗣谷  
隱聰

英公夏竦居士。自契機於谷隱。日與老衲游。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個是長老。自家底。藍曰。前月二十離蘄陽。公休去。藍却問。



嗣廣  
慧璉

百骸潰散時。那個是相公自家底。公便喝。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個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藍曰。也是弄精魂。華嚴道隆禪師。初參石門徹和尚。問曰。古者道。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時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竒百恠。它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師於言下有省。門盡授其洞上厥旨。後為

嗣廣  
慧璉

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尚。問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見廣慧。渠欲剃髮。使我擎凳子來。慧曰。道者。我有凳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叙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祇是飽人不得。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領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八。公應喏喏。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久道話來。公曰。某曾聞雲巖



諒監寺。兩個火蟲相咬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這裡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踣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頌**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利，况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為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錢籠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

大年  
置一  
百問

雞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

公置一百問，請廣慧答。慧一一答回。○公問李

都尉曰：「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麼事。」尉曰：「擔折

知柴重。公復杼其師承密證寄李翰林

翠巖可真禪師，嘗參慈明，因之金鑿。同善侍者

坐夏，善乃慈明高第。道吾真。楊岐會皆推伏之。

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

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

置盤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

慈明師左右視，**擬**對之。善叱曰：「佇思，停機，情識未透。」

嗣石  
霜圓

情識  
未透



未透何曾夢見。眼有愧悚。即還石霜。慈明。鬼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早已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瞋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這個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爽氣逸出。機辯迅捷。叢林憚之。○僧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一堵墻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

翠巖  
三句

龍牙  
神鼎  
頌

三轉  
語

千日斫柴。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渾家送上渡頭船。○上堂。舉龍牙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神鼎曰。學道如鑽火。逢烟即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頓也。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於此復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家。○上堂。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應曰。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山曰。脚亦深三尺。此三轉。語。○句。壁立千仞。○句。陸地行水。



船一句賓主交。諸人莫有揀得者麼。出。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眾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

嗣石  
霜圓

蔣山贊元禪師。三歲出家。七歲為僧。十五遊方。遠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師遂作驢鳴。明曰。真法器耳。俾為侍者。二十年中。運水般柴。不憚寒暑。悉已躬親。求道後。出世蘇臺天峰。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場。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丞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又堅辭。昂

頌

遷化  
安石  
慟哭

席。結廬定林山中。與師蕭散林下。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元祐元年。師乃遷化。丞相王公慟哭于塔。讚師真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疾。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唯食已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嗣石  
霜圓

大寧道寬禪師。上堂。無念為宗。無住為本。真空為體。妙有為用。道盡大地。是真空。徧法界。



是妙有。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用。明法本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沉。此土它方。入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西天梵語。東土唐言。○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筋插火爐中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不剩。

嗣石  
霜圓

○道吾悟真禪師上堂。師子兒哮吼。龍馬駒踔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遂作舞下座。○上堂。舉洞山道。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鮑子。三個猢猻夜簸錢。老僧即不

處  
諸訛

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擎烟。戴冠碧兔立庭柏。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祇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諸訛在甚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上堂。古人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土宿頷下髭鬚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怪。歛然透過新羅界。○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釋尊光射阿難。如何是第二玄。師曰。

三玄

一玄



三要

衆象攢曰如何。師曰：法向枯。衆象連曰如何。師曰：最好精。衆象照曰如何。師曰：是第二要。師曰：閃電乾坤光晃曜。曰如何。師曰：是第三要。師曰：路夾青松老。○上堂。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婦騎驢阿家牽。師曰：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裡。○問僧甚處來。曰：堂中來。師曰：聖僧道甚麼。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過在甚麼處。師曰：萬里崖州。

嗣石  
霜圓

廣法源禪師。上堂。春雨微微。簷頭水滴。聞聲不

嗣石  
霜圓

悟。歸堂面壁。○上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有僧出曰：頭角生也。師曰：禍事。曰：某甲罪過。師曰：龍頭蛇尾。伏惟珍重。

進心  
珠歌

靈隱德章禪師。仁宗皇帝。詔師於延春閣下齋。宣普照大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曰：一言迫出青霄外。萬仞峰前險處行。曰：作麼生。是險處行。師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師進心珠歌曰：心如意。心如意。任運

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真理。識心珠。光耀日。秘藏深。

卷之三

三

三



形質拈來掌內。靈火驚。二乘精進。爭能測。胡須指出。臨機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動岌岌。

嗣琅  
邪覺

海印

三句

定慧超信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那吒忿怒。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衲僧周措。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西天此土。○上堂。若識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亦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問諸人。如何是般若體。參堂去。

嗣琅  
邪覺

泐潭月禪師。僧問。脩多羅教。如標月指。未審指

嗣琅  
邪覺

個甚麼。師曰。請高著眼。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師曰。年衰鬼弄人。

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蛇銜老鼠尾。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鼈咬釣

魚竿。曰。恁麼則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堂前一盞夜明燈。簾外數篁青瘦竹。○問諸佛

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不識酒望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釣魚船上。贈三椎。○上堂。不是道。得道

不得。諸方盡把為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笑罵豐干這老賊。



嗣琅  
邪覺

白鹿端禪師。僧問。凝然湛寂時如何。師曰。不  
闍黎安身立命處。曰。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  
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

嗣琅  
邪覺

真如方禪師。參瑯邪。唯看柏樹子話。每入室。陳  
其所見。不容措辭。常被喝出。忽一日大悟。直入  
方丈。曰。我會也。瑯邪曰。汝作麼生會。師曰。夜來  
牀薦暖。一覺到天明。瑯邪可之。

嗣琅  
邪覺

長水子璿講師。嘉禾人也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  
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  
敲空擊木。一作竹尚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

清淨  
本然

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

罔知攸往。聞瑯邪道重當世。即趨其席。值上堂。

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邪憑

陵荅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

禮謝曰。願侍巾瓶。瑯邪謂曰。汝宗不振久矣。且

勵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為介也。乃如教。

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顧眾曰。道非言象。

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

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于世。雲峰文悅禪師。須初造大愚。聞示眾曰。大家

嗣大  
愚芝



聚喫葶藶。若喚作一葶藶。入地獄。如箭射。便入地獄。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趁色力。健何不為衆乞食。我忍飢不暇。何暇為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且為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桶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塔架。裝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

桶箍散

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即不問如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僧問萬法歸一。歸一何所。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垂手過膝。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萬里崖州。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糞箕掃帚。○上堂。語不離窠臼。馬能出蓋纏。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汝等諸人。到這裡。憑何話。

雲峯三句



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禪。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為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為佛事。翠巖這裡。祇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到。如一不到。三十拄杖。諸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即山河大地。並無過咎。諸上座。終日著衣喫飯。未嘗咬著一粒米。未曾挂著一縷絲。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

諸相非相

長河為酥酪。然雖如是。著衣喫飯。即不無。衲僧門下。汗臭氣也。未夢見在。○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衲僧道會也。山是山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打睡。忽然須弥山。踔跳入你鼻孔裏。摩竭魚穿你眼睛中。作麼生商量。良久曰。參堂去。○小參。舉百丈歲夜示眾曰。你這一隊後生。經律論固是不知。入眾參禪。禪又不曾。膈月三十日。且作麼生折合去。師曰。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遙。人心澹泊。看却今時叢林。更是不得所在之處。或聚徒二百五百。浩浩地。祇以

舉百丈示眾

今時叢林



端然拱手

飯食豐濃。寮舍穩便。為時化。中間孜孜為道者。無一人。設有十個五個。走上走下。半青半黃。會即揔道我會。各各自謂。握靈蛇之珠。孰肯知非。及乎挨拶。鞭逼將來。直是萬中無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眾來。便自端然拱手。受它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柴不般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意。爭奈三途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也是去。

不通理

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攬長河為酥酪。供養上座。未為分外。若也未是。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帶角。牽犁拽杷。償他始得。不見祖師道。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事。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緇田無一簣之功。錢圍陷百刑之苦。莫言不道珍重。

嗣浮山遠

嗣浮山遠

秀州本覺若珠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舉起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拳頭也不識。華嚴普救禪師。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



四賓如天遠。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侯門似海深。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寰中天子勅。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塞外將軍令。乃曰。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辨主。飲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雁撲地高飛。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池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影響異流。切須子細。良久曰。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瑯邪方銳禪師上堂。造化無生物之心。而物物自成。雨露非潤物之意。而靈苗自榮。所以藥劑不食而病自損。良師不親而心自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緣得。到這裡方許你進步。瑯邪與你別作個相見。還有麼。若無。不可壓良為賤。興陽希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懸崖撒手底句。師曰。明月照幽谷。曰如何是絕後再蘇底句。師曰。白雲生太虛。曰恁麼則樵夫出林丘。處處歌春色。師曰。是人道得。

石佛顯忠祖印禪師。僧問如何是相生。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想生。師曰。兔子望月。曰如何是流注生。師曰。無間斷。

嗣寶應昭。嗣寶山頴。種人天眼目。三三。



嗣金  
山穎

淨住居說禪師。參達觀。遂問曰。某甲經論粗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既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網。經是禪網。提綱正網了。禪見經。師曰。為某甲說禪看。觀曰。向下文長。師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搦手。師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灰。而今潦倒逢知己。李白元來是秀才。

經禪  
一體

嗣金  
山穎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官。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園築室。類蘭若。邀達

諸佛  
無中  
說有

觀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觀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奈無個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搯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觀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所。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觀曰。生從何來。公因措觀起。搵

卷之三

三

三



嗣龍  
華岳

子端師

其胸曰。祇在這裡。更擬思量個甚麼。公曰。會得也。觀曰。作麼生會。公曰。祇知貪程。不知蹉路。觀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既而說偈曰。三十

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西余淨端禪師。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彩為師子皮。時被之。因號

端師子。上堂。二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花開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意。禪家流。祇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

一甌茶。長連牀上伸脚睡。吐。師到華亭。眾請上堂。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個筋斗。便下座。

嗣翠  
岩真

大瀉慕詰真如禪師。上堂。山僧本無積蓄。且得粥足飯足。困來即便打眠。一任東卜西卜。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廬陵米價高。鎮州蘿蔔大。上堂。古佛道。昔於波羅奈。轉四諦法輪。墮坑落澗。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土上加泥。如今還有不歷階梯。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個中人。上堂。阿刺刺。是甚。



麼翻思當年破竈墮杖。亦忽擊著。方知孤負我。以拄杖擊香臺。一下曰。墮墮。

嗣芝  
慧信

穹窿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搨兩三拳。大眾且道。為甚麼如此。不合惱亂山僧睡。

嗣興  
化岳

興化紹清禪師。上堂。祖宗門下。佛法不存。善法堂前。仁義休說。然雖如是。事無一向。竊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髮膚身體。弗敢毀傷。此魯仲尼之孝也。輪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恩入無為。真實報恩者。故我大覺世

三聖  
之孝

興化  
之孝

尊。雪山苦行。摩竭成道。往忉利天。為母說法。此釋迦之孝也。得大解脫。現大神通。手擎金錫。掌拓龍盂。詣地獄門。卓然尋省。見其慈母。悲泣無量。此目連之孝也。作麼生是興化之孝。良久曰。興化今日不上天堂。不入地獄。於善法堂中。燈王座上。為母說法。以報劬勞。且道我母即今在甚麼處。乃曰。我母生前足善緣。無勞問佛定生天。人間上壽古今少。九十春秋減一年。下座敢煩大眾燒一炷香。以助山僧報孝。既是山僧之母。為甚麼却煩諸人燒香。不見道東家死。西



嗣大  
為詰

家人助哀。以手槌胸曰。蒼天蒼天。

智海道平禪師。上堂。山僧不會佛法。為人總沒  
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全收。還如萬人  
鼓裏冷地掉個石頭。忽然打着一個。方知觸處  
周流。

嗣大  
為詰

泐潭景祥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十個指頭八個了。師常叉手夜坐。如對大賓。初  
坐手與趺綴。至五鼓。必齊膺。因號祥叉手。

嗣大  
為詰

光孝慧蘭禪師。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為  
蘭布祀。有擬草庵歌。具載普燈錄。

嗣大  
為詰

東林遵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放過一著。十五  
日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試道一句看。良  
父曰。山色翠穠。春雨歇。柏庭香擁。木蘭開。

嗣大  
為詰

潭州東明遷禪師。晚居為山。真如庵。忠道者高  
其風。每扣之。一日。閱首楞嚴次。忠問。如我按指  
海印發光。佛意如何。師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  
棒。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用按指作麼。曰。汝暫舉  
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嗣慶  
善震

慶善能禪師。上堂。事不獲已。與諸人葛藤。一切  
衆生。祇為心塵未脫。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



逐浪。流轉三界。泅沒四生。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若也是非齊泯。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斷聖凡途路。到這裡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分上。未為奇特。何故如此。終有是非。紛然失心。吐

嗣淨  
土思

慶善隆禪師上堂。花簇簇。錦簇簇。鹽醬當年來事。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弥煮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麼生會。多少人疑著

嗣智  
海平

淨因躡庵繼成禪師上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

世難尋真道人。棒喝交馳成藥忌。了亡藥忌未天真。○上堂。鼻裡音聲耳裡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能覺觸身分別。冰室如春九夏涼。如斯見得。方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葵花隨日轉。犀紋翫月生。香楓化老人。螟蠕成螺贏。若也不知苦哉。佛陀耶。許你具隻眼。○師同圓悟。法真慈受。拜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公良弼府齋時。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

赴太尉陳公良弼府齋

禪宗正統

臨

七



躡庵  
一喝  
分五  
教

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為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為正說。若不入。是為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空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

小乘  
始教  
終教

頓教

圓教

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無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



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為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

法身

法性

小歇場

祖宗門下

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宗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嘆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辨。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嗣智海平

開福哲禪師上堂。山僧有印。更無增減。剩觀



三印

面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不免重重註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印泥。頭頭物物顯真機。一印印水。挨轉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又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青山依舊白雲中。

嗣泐  
潭祥

嗣泐  
潭祥

○鴻福昇禪師上堂。諸人恁麼上來。墮在見聞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靜施為。若也不去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則分付拄杖子。若道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萬壽素禪師。一日有僧來作禮。師問甚處來。曰。

和尚合知某來處。師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曰。和尚真人天眼目。某在大滙充園頭。東林作藏主。師打三棒。喝出。

嗣泐  
潭祥

○香山淵禪師上堂。酒市魚行。頭頭寶所。鷓鴣鵲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道這個是何佛事。狼藉不少。

嗣泐  
潭祥

○寶峰景淳知藏。往依泐潭。入室次。潭問陝府錢牛重多少。師叉手近前曰。且道重多少。潭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南。善財無鼻孔。依舊向南參。師擬議。潭便打。忽頓擻巾。侍有年。竟隱居林。



嗣光  
孝蘭

嗣淨  
因成

齧嘗作偈曰。怕寒懶剃髮。髮愛煖。蟻漆楫。拙  
柴破衲伽黎撩亂搭。誰能努力强安排。  
蘆山法真禪師。上堂。欲明向上事。須具頂門眼。  
若具頂門眼。始契出家心。既契出家心。常具頂  
門眼。要會頂門眼麼。四京人著衣喫飯。兩浙人  
飽煖自如。通玄峯頂香風清。花發蟠桃三四株。  
冶父道川禪師。上堂。舉雪峰一日登座拈拄杖。  
東覷曰。東邊底。又西覷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麼。  
擲下拄杖曰。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覷了復西  
觀。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

子倚欄干

禪宗正脉卷第六 終

